

时思寺的天空

任惜春

说起时思寺,如今名气可大了,而四十年前的它,只是景宁大寨的学校所在,是我们学习、玩乐的天堂。

不用说,当年那两幢人满为患的教学楼已不复存在了,当然,还有横在左侧的那时常有臭气飘出的厕所。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筑就的院墙——能将时思寺系列建筑包围其中的院墙。

院墙外依然是那两棵据说南宋建寺时就栽下的古柏,一棵斜倚着,一棵横卧着。世人称其夫妻柏。其树身努力朝一个方向不停扭转着,似乎在与岁月较劲,古老,苍劲,肃穆,伤痕累累,筋骨毕现。看到它们,人们都会忍不住地爬上它们有着凹槽的树身,摆着姿势留个影。只是如今横卧的那棵却意外地枝叶干枯了。究其原因,说是根部平地被浇了水泥惹得祸。

少时的我们每天都要从它们下面经过,低头颌首间,像是遇到了老师般恭恭敬敬。

穿过它们,往里拐就是校门。经了校门往左拐,就可以穿过第一幢教学楼进入学校了。

被拆了的教学楼,外面泥坯墙,表皮刷着白石灰,里面木制结构,属于楼上一走灰尘四散那一类建筑。楼下教室,楼上教师宿舍。

在第一幢教学楼楼上有一间属于我父亲的宿舍里,曾邀请了几个要好的伙伴,一起开心疯玩,或将床当舞台唧唧呀呀唱戏或嬉笑追逐得楼板咚咚咚震天响。不想父亲突然而至,吓得伙伴撒腿就跑。

第二幢的楼上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梅老师,当了小组长的我到他那里去背书。头天教的课文第二天就兴冲冲跑去背,他在另一位老师面前表扬了我。乐得

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开心。

两楼之间有一个足够大的操场,学生早操、集会都在此进行。下了课的操场热闹异常。有用黑炭或粉笔划成的格子,用三五颗算盘珠子串成“踢子”的。有玩跳绳的,最常见的就是那种集体跳,“啪!啪!啪!”大绳掷地有声,大伙儿一个接一个地跳入,累了可自行逃出,绊了脚的,自觉接替荡绳的。有玩“官兵抓强盗”的,满操场你追我赶。有玩“木头人”的,顺口溜一停就突然岿然不动,等着别人来“解救”。也有玩“战斗机”的游戏,乘“战斗机”(一人在前两人在后用手搭成架子,另一人站上当“飞机头”)将双手抱拳直伸前方,将对方“飞机头”撞击落地,便算赢了。这游戏有“高空”风险,除非遭遇关系不友好的别班同学才会进行挑战,以便“示威”。那时我个小,但异常“勇猛”,常当“飞机头”,也因此常被攻击落地摔疼屁股。

当然,也有用石子粒在书桌上或地上进行的“捉子”游戏。到了冬天,还会靠在墙上进行“挤油”,大伙儿呲牙咧嘴,拼着命往中间挤,被挤出了就跑回顶端继续往里挤。

那时时思寺里的课间十分钟,丰富、热烈,我们玩得争分夺秒,风风火火,无休无止,不亦乐乎。

只知道疯玩的我,到了教室难免会犯困。有天,当老师的父亲打窗边经过,发现里面的我趴在桌上没有进行晨读,便伸进手来扯扯我的羊角辫。我以为是后桌的阿东在作怪,便转身去责骂。他却一改常态,不仅不还嘴,还一个劲地傻笑,这模样彻底激怒了我,骂声自是提高了好几分贝。于是,走进教室的父亲让我起身朗读那几天正要学习的课文《黄继光》,我结结巴巴地一连好几个“黄继

光”,惹得他当众批评了我,我似乎又看到了阿东那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……

经心钟楼是那时初三的教室,其楼顶上有着一个关于八百斤铜钟的传说,说一敲钟,相隔四五十里外的村子也能隐约听见。对面的大雄宝殿在那时是当厨房用的。听大人讲,大雄宝殿原来摆着高大的佛像,调皮的孩子爬上佛像的脚趾也能坐得很安稳,但所有的佛像在破四旧时都被敲毁填井了。当时厨房的灶台安置在大厅的中央,有两大口锅连着,外锅蒸饭,内锅烧水。烧饭的木柴由学生采集,没干透的木柴冒出滚滚浓烟,将烧饭的家法叔熏得两眼通红。到了冬季,家法叔最怕的就是老师来铲火,好不容易弄旺的柴火被老师几下折腾就给灭了,又得重新开始。家法叔脾气好,轻易不出言得罪人,只有他那老实的老婆会忍不住地发牢骚。

当时的时思寺左半边是学校,右半边“梅氏宗祠”则是粮管所。粮管所高出一截,得爬石梯上去才能进入。中间隔着高大的院墙,上面长着几从茂盛的覆盆子。粮管所房与房之间是长满幽绿苔藓的天井,天井一旁有幽深的水井。与学校这边的热闹比起来,粮管所为僻静之地,连贪玩的小孩也不愿踏入。

时过境迁,如今的时思寺朗朗书声骤停,在风雨中静默的大雄宝殿等建筑内无杂物,显得空荡荡的。在原先操场的位置种植着几丛硕大的小叶牡丹,孤独地绽放满丛艳丽的花朵,地上布满木耳般的地衣。

总记得时思寺上方的天空,是那么的明朗,从对面射过来的朝晖是那么的和煦和灿烂。恍惚间,熙熙攘攘的时思寺里总有那么一个活蹦乱跳的身影在穿梭着,或学习或疯玩,那就是童年的我吧!

谢灵运在水中中央急惶惶——拟古戏词

高上兴

沙湾民间传说,谢灵运曾在溪中巧对船夫。船夫言:七里潭中,你我他,同舟共济。灵运言:三分天下,曹孙刘,各有所图。故拟。

谢灵运在水中央急惶惶。
他那里搜肠刮肚准把联儿对,
我这里左摇右摆偏把船儿晃,
非是我坏心思将他刁难,
只听闻谢太守文章通天,
我有心把他细掂量。
他若是对出我这联,
老船夫甘心渡他分文不沾;
他若是支支吾吾犹犹豫豫吞吞吐吐,
我便教他在这七里潭面过一宿。
你永嘉太守掌地方,
没有学问怎么做官?
(啊!谢官,这对联可曾对出了么?
——哎呀呀,船家,有了。)
老船家渡我到水中央,
要将对联把我灵运难,
亏得我通晓诗书满腹文章,
才将这难题轻轻巧巧巧轻轻似那船桨儿拨。
到今日你我他在这七里潭合该共济同船,
怎可学那曹刘孙把三分天下各有所图?
谢灵运为太守掌在地方,
天色已晚不停歇要把民情访,
你莫要思来想去将我拦。
来来来,撑我过了这七里长潭,
我好将这方山水治他一个艳阳天。

梦里沙湾

陈文敏

听闻沙湾被列入我县首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名单,欣喜不已。马上翻开百度,“沙湾村”全国竟有十二个之多,加上我在江西南丰县偶遇的一个,是十三个,然这之中,只有一个是我心念的家乡。

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:“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溪,我家屋后有一座山,很久很久以前,溪水绕山,日久天长,冲出一片沙地来……”父辈同我说,因为沙子多所以叫沙湾村,我不禁失笑,比起众多“沙湾村”,这一点算是名副其实了。但也正因为沙子多,沙湾溪也被挖掘的“没脾气”了。曾经的怪石嶙峋,千回百转到如今的坑坑洼洼、波澜不兴,犹如被生活逼迫着一夜成长的少女。她曾经多美丽,你若看到她,也忍不住要护着她的骄纵任性的。

至于屋后的那座山,叫做处后山,写到这里又忍不住感叹先人的耿直——沙子多就叫“沙湾”,在后边就叫“处后”。因着方言的缘故,我小时候一直叫它“房后山”。它俨然就是我的百草园,覆盆子、桑椹、蟋蟀、螳螂……我童年的乐趣尽在于此。也做过采野菊编花环这样少女的事,但远不如挖蚯蚓钓鱼,做网子兜知了有趣。拿了小罐子、小锄头,只管去挖,保准挖到一大罐,鱼竿也是自制的,挑一支细长且直的竹子,去掉多余的枝叶,将竹尖用火稍稍烤弯,系上鱼线、鱼钩,绑上泡沫作浮标,一杆土鱼竿就做好了。带上蚯蚓、桶子,到溪边选一个水流湍急的地方一甩鱼竿,再抽回来的时候,往往已经挂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,运气好的时候,还能钓到橙红色“新娘鱼”——游动起来,漂亮的鱼鳍像挥动的红绸。

再说兜知了,这在我们家算是项团体活动:父亲负责兜,我负责摘去知了的半边翅膀,弟弟负责拿袋子装知了。一入夏,溪边的两棵大枫杨树就会栖满知了,隐在枫杨树枝枝条条的穗子里,只闻其声不见其身,需仔细找。我的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找知了,寻宝大概是孩子永远都不会厌倦的游戏。找到知了后,由父亲出马将网兜递出去扣住,再往回一扯,知了就落在网里。待将知了沾头去尾,清理干净后下油锅一炸,鲜香酥脆,是我童年最喜欢吃的一道菜。友人对此很是不解,连肥肉都不敢吃的人,竟大谈如何吃知了,我已经有近十多年没有吃过知了,许是那香味在我的记忆里酿得愈发浓郁,勾起了我的馋虫。

每每有人问我家乡何处?我脑海里总是浮现王观的一句词: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。”我家乡?在眉眼盈盈处。

熏陶

吴荣标

一直以来,我都有这样的习惯,总喜欢把自己的工作所得、生活所悟、见闻所聚随心所欲地记录下来。这次上海复旦之行更是如此。

重新回归魂牵梦萦公安队伍的第一天,就接到去上海复旦大学培训一个星期的通知,这对自己来说绝对是欣喜若狂的好事。不但能了却听专家授课的心愿,更是能近距离接触仰慕已久的高等学府。

从接到培训通知到结束培训的这些天来,自己一直都在思索,到底用什么标题记述这段经历感受好!不经意间“熏陶”这两个字从自己的脑海里蹦了出来。

经搜索查询,熏陶的意思是被一种思想、品行、习惯所濡染而渐趋同化。我想这不正是自己公安情结浓厚,一直无法淡忘的真实写照吗。

说起这次的熏陶,让人兴奋不已的是名校的熏陶。二十多年前参考高考时,我就知道,复旦大学是文科考生最向往的学府,大家都以能进复旦深造为荣。细致一了解,复旦还真是不简单。

走进复旦大学校园,梧桐树环拱的光华大道,笔直幽深,高等学府的文化气息无处不在。复旦大学,简称复旦,始建于1905年,初名复旦公学,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,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,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先生。

“复旦”二字选自《尚书大传·虞夏传》中“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”的名句,意在“自强不息,复兴中华”,寄托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、教育强国的愿望。

复旦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首批全国重点大学,中国首批7所211工程、9所985工程大学,首批“珠峰计划”“111计划”和中国顶尖学府“九校联盟”成员大学。教育部“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”试点高校。

这么多头衔,难怪复旦大学是当初职业高中出身的自己想都不敢想的。幸运的是参加工作后真实的受到了名校的熏陶,还结结实实的拿到一本复旦大学的证书,当然只是修业期满,成绩合格,准予结业的证明。

最难以忘怀的是知识的熏陶。刚到复旦大学教室时看到资料袋上很显眼地印着“博学而笃志、切问而近思”,这不正是镌刻在墙上的复旦大校训吗。

广博学习并且坚定自己的志向,恳切地提出问题,多思考当前的事情,仁德就在其中了。我想这也正是当前正在开展的“两学一做”所倡导的。

不管是陈金钊教授的《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及其法治中国建设》,还是陈和华教授的《当代领导干部的人文视野与心灵养护》,以及李鹏教授的《当前政治形势评估与执政党改革》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一领域最独到的见解。

章友德教授的《转型期公安群众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应对》和钱海红教授《突发事件危机处置与舆情沟通》让我们学习到了最精深的专业知识。而沈丁立教授《“一带一路”“亚投行”与大国战略》则让我们了解了实现中国梦的发展战略。

耳目一新的是繁荣的熏陶。打小就知道上海是繁华的大都市,上海滩更是让人耳熟能详。通过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考察学习,让自己亲眼目睹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,一应俱全的各项设施。

近距离接触上海浦东、陆家嘴金融中心、外滩夜景以及复旦大学所在的杨浦区,切身感受到大上海繁华中的那份典雅雍容,那块深厚底蕴。

都说没有到过外滩,没有逛过南京路步行街就不能说来过上海。自己当然不想错过这样的好机会,好好体验了一番。在我看来上海外滩就像一颗璀璨珍

珠,镶嵌在黄浦江这一条洁白的玉带边上。

外滩的夜景真得是绚丽多彩,五光十色,无与伦比,那荡漾在黄浦江中五彩缤纷的游艇;一枝独秀,挺拔屹立的东方明珠;直冲云霄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馆都是那么让人震撼。

最刻骨铭心是热浪的熏陶。炎炎夏日,虽然对热有些准备,但到上海虹桥站后一离开动车温度适宜的空调房,迎面扑来的热浪还是让自己几乎不能呼吸,差不多快要晕倒。

带队的老师说上海已是连续第14个高温日,而自己刚好在清凉凉爽的避暑圣地大寨享受了一个周末,难怪热得让人受不了。

当天晚上看上海新闻,上海的气温竟然是40.9度,创上海145年高温记录,外出一走动就全身是汗,只有待在空调房里才会好受点。

可从住宿的地方到教室有点距离,不仅要坐十几分钟的车程,还要走上一大段路。食堂到教室的路更长,中午阳光直射在地上,感觉柏油都要化了,可我们还得照常走路去吃饭,那个热可真不是一般的受不了。

上海的天可不像景宁,白天热了,早晚会相对凉爽些,上海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一样的热,只要出去就是整天蒸桑拿。网友形象地说,那几天的上海:“躺在床上,红烧肉!铺张凉席,铁板烧!下了床后,清蒸!出去一趟,爆炒!游了个泳,水煮!回来路上,生煎!进了家门,回锅”。

这个热还真是没完,本来路上颠簸累了,到动车上应该会凉爽点,可我们那节动车车厢的空调竟然坏了,虽然师傅尽全力抢修,也只是我们快到终点站才修好,把我们一个个热得够呛。

一次出行培训就有这么多熏陶,也真是值!